

爱尔兰国宝级畅销书作家

梅芙·宾奇

Maeve Binchy

朋友圈
Circle of Friends

孟丽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梅芙·宾奇作品

朋友圈

Circle of Friends

孟丽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朋友圈/(爱尔兰)宾奇(Binchy, M.)著;孟丽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

(梅芙·宾奇作品系列)

书名原文: Circle of Friends

ISBN 7-5327-3662-8

I. 朋... II. ①宾... ②孟... III. 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1387 号

Maeve Binchy

Circle of Friends

Copyright © Maeve Binchy 1990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HRISTINE GREEN AUTHORS' AG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图字: 09-2002-454 号

朋友圈

(爱尔兰) 梅芙·宾奇 著

孟丽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4.5 插页 3 字数 490,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7-5327-3662-8/1·2080

定价: 27.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Maere

梅芙·宾奇

Bindy

以我全部的爱，献给最亲爱的戈登。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7
第三章	41
第四章	66
第五章	79
第六章	95
第七章	120
第八章	134
第九章	159
第十章	183
第十一章	219
第十二章	237
第十三章	254
第十四章	279
第十五章	304

第十六章	336
第十七章	371
第十八章	393
第十九章	409
第二十章	447

第一章

厨房里弥漫着烤糕点的香味。本妮一放下书包,就直奔进去。

“蛋糕还没滚糖霜呢,”帕奇说,“太太说她要亲自来做。”

“你们打算在蛋糕上写什么?”本妮急切地问。

“应该是**本妮生日快乐**吧。”帕奇觉得有些诧异。

“没准儿她会写上**本妮·霍根,十岁**。”

“我还从没见过谁在蛋糕上这么写。”

“我想会的,十岁是个重大的生日呢。”

“也许吧。”帕奇吃不准地应道。

“果冻做好没有?”

“搁在餐具室里。你别用指头去戳啊,要是上面留了手指印,咱俩都会没命的。”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就要十岁了。”本妮心花怒放地说。

“是呀,这可是个重大的日子。”帕奇用黄油纸在烤葡萄干小蛋糕的盘子上涂着黄油,漫不经心地和着。

“你十岁生日怎么过的?”

“你知道的,我天天都一个样,”帕奇快活地说,“孤儿院的生活总是一成不变,直到我离开那边,来到你们家。”

本妮爱听她讲孤儿院的事。她觉得这比她在书本里读到的要有趣得多:一间屋子放着十二架铁床;女孩子们有的乖巧,有的不好惹;一旦头上长了虱子,个个都得把头发剃个精光。

“他们肯定也过生日的,”本妮执意要问下去。

“我都不记得了,”帕奇叹息道,“有个好心的嬷嬷说我是星期三出生

的,是个苦命的孩子。”

“这可不是好心人说的话。”

“呃,至少她知道我是星期三出生的……瞧,你妈回来了,我得干活了。”

安娜贝尔·霍根提着三个大袋子走进来,看到女儿坐在厨房里荡着腿,感到挺意外。

“你今天回来得倒挺早啊?我得把这些东西放到楼上去。”

妈妈刚咚咚地上了楼,本妮就跑到帕奇身边。

“你觉得她买了没?”

“你别问我,本妮,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其实是知道才这么说的。”

“我不知道。真的。”

“她去都柏林了吗?她有没有乘公交车?”

“没有,根本没这回事。”

“可她一定去了。”本妮似乎很失望。

“没有,她没出去多会儿……只是到镇上去了一趟。”

本妮若有所思地舔着勺子。“生的味道更好,”她说。

“你总是这样说。”帕奇疼爱地看着她。

“等我满了十八岁,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候,我就只吃生蛋糕。”本妮说。

“不,你才不会呢。等到了十八岁,你减肥还来不及,蛋糕碰也不会碰的。”

“我一直都喜欢吃蛋糕。”

“你现在是这么说。等你希望有男孩子来追求的时候,你就知道啦。”

“你不想有人追求呀?”

“当然想啦,还能怎么样啊?”

“你喜欢哪种类型的?我可不想有人把你娶走。”

“没人会要我的,我是个孤儿,体面人家的男孩子瞧不上我这种出身。你看,我没有显赫的背景,以前连正常的生活都没有。”

“可是,你以前的生活很丰富多彩呀,”本妮大声叫道,“你会把所有的人都迷倒的。”

这个话题没法继续下去了。本妮的妈妈来到厨房,她已经脱了大衣,

准备给蛋糕滚糖霜了。

“妈妈，你今天去都柏林了吧？”

“没有，宝贝儿，晚会就够我忙活的了。”

“我只是想问……”

“晚会可没法自己做好准备，你知道的。”字眼虽然刺耳，但语气却很和蔼。本妮知道妈妈也一直盼着这个晚会。

“父亲会赶回来吃蛋糕吗？”

“是的，他会。我们请的客人是三点半来，四点钟到齐，这样，五点半之后才会开始吃茶点，等你父亲下班回家，我们再切蛋糕。”

本妮的父亲在诺克格伦镇中心开着霍根服装店，门面不小，专营男士服装。通常周六的时候生意最忙，农夫们，或那些有半天休息的男人们会由老婆陪着，来让霍根先生或老店员迈克裁缝给他们置备一套合适的行头。迈克在这儿已经有些年头了，当年，霍根先生年轻那会儿盘下服装店时，他就开始在店里了。

本妮很高兴父亲能赶回来吃蛋糕，因为礼物就会在那个时候送给她。父亲说过要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她知道他们肯定给她买了那条天鹅绒的连衣裙，衣领是蕾丝花边的，还会配那双轻软的无带舞鞋。去年圣诞节，全家去都柏林看童话剧时，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女孩子穿的就是这种粉红色的连衣裙，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心怀向往。

他们知道柯勒丽商店就有卖，距离公交车在都柏林停靠的车站不过几分钟路程。

本妮的个子很大，长得敦敦实实，可要是穿上这种裙子，就会改头换面了。她会和舞台上的那些演员一样美丽；舞鞋尖尖的，很漂亮，上面还有小绒球，会掩饰好她那双扁平的大脚。

晚会的请柬十天前就发出去了，邀请了七个女同学，多半都是郊区的农家姑娘。还有家里开杂货店的梅尔·卡罗尔；药剂师肯尼迪家因为都是男孩，所以不会来参加；约翰逊医生的几个孩子还太小，也不会来；那家不错的服装店的老板佩吉·派恩说，她可能会让她的小侄女来。可本妮说她不欢迎陌生人，所以，得知派恩的侄女克洛达赫也不乐意和生面孔搅和在一起，大家多少松了口气。

妈妈执意要本妮邀请伊芙·马隆，这可实在让她不痛快。伊芙就是住

在修道院的那个小姑娘，她和每个修女都很熟。学校里有人说，弗朗西斯嬷嬷从来不对伊芙发火，把她视作掌上明珠；也有人说，修女们只是出于善心才收留她，实际上她们更喜欢那些家里有钱、能为圣玛丽修道院募捐的女生。

伊芙个头小巧，皮肤黑黑的，有时候看上去就像一个小精灵，眼睛左右忽闪着，总是很警觉。对她，本妮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她倒是羡慕她身体敏捷，轻巧自如地就能爬上墙头。她知道伊芙在修道院里有个自己的房间，就在帘子后面，任何女生都不准踏进去一步。听同学们说，那个房间有扇圆窗户，能俯瞰全镇，伊芙可以坐在窗台上看清来来往往的每个人，知道他们上哪儿去，和谁走在一起。假期她从来不出去，整天和修女们待在一起。弗朗西斯嬷嬷和服装店的派恩小姐偶尔会带她去都柏林兜兜，不过她还从没在外面住过。

有一次，她们去野外郊游时，伊芙指着一栋小屋说，那房子是她的。小屋立在一排小房子当中，每家都是独门独户，外面围着一小圈石墙，下面正对着一个已经废弃的大采石场。她说，等她长大以后，她要一个人住在里面，家里既不准有牛奶，也不能有衣架。她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地上，因为这是她的家，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几个同学有点畏惧伊芙，所以没人跟她唱反调，不过也没人真正相信她的话。伊芙非常古怪，她能编出各种各样的故事，然后，等大家正听得起劲时，她却会说：“我骗你们的呢。”

本妮打心底不愿意她来参加晚会，但是这次妈妈却不让步。

“那孩子没有家，所以这次晚会一定得邀请她。”

“她有家，妈妈，整个修道院都是她的家呢。”

“那不一样。本妮，她一定得来，就这么定了。”

伊芙回了一封非常简洁得体的信，说她很乐意接受邀请。

“她们已经教会她讲究措辞。”本妮的父亲赞许着。

“她们一心想把她培养成淑女。”妈妈说。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

“她过生日的时候，只能得到圣像和圣水盂，”本妮说，“要知道，修女们能送的就这些。”

“天哪，安息在紫杉树下的人如何能瞑目呢。”本妮的父亲应道。不过

他们还是没讲其中的原由。

“可怜的伊芙，多苦的出身啊。”本妮的妈妈叹口气。

“她是不是和帕奇一样，也是星期三出生的？”本妮记起来一些事儿。

“这和星期三出生有什么关系？”

“注定她命苦呀。星期三出生的孩子都是苦命人。”本妮学口学舌地说。

“胡说。”她父亲喝道。

“我是星期几出生的？”

“星期一，1939年9月18号，是星期一，”她妈妈说，“晚上六点。”

夫妻俩交换了一下眼神，仿佛记起了当年那份漫长的等待，等待第一个——现在来看也是惟——一个——孩子的出世。

“星期一出生的孩子五官漂亮，”本妮说着，做了个怪相。

“嗯，这话倒是一点不假！”她妈妈说。

“在咱们这个教区，再没有哪个十岁的小姑娘，比玛丽·贝尔娜黛特·霍根的五官更漂亮了。”她父亲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自己没有一头金发^①。”本妮努力想把那句谚语套用得正确。

“你的头发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妈妈抚摸着本妮栗色的长发。

“我真的很漂亮吗？”她问道。

他们要她放心，说她看上去真的漂亮，她知道他们给她买了那条裙子。本来她还有点吃不准，现在一颗心落了地。

第二天到了学校，甚至那些没被邀请的同学都祝福她生日快乐。

“你会收到什么礼物？”

“不知道，他们要给我一个惊喜。”

“是条裙子吗？”

“是的，我想是吧。”

“噢，别卖关子，跟我们说说。”

“我真的还不知道。要到生日晚上才送给我。”

^① 英语中有谚语说“星期三的孩子命苦”(Wednesday's child)，此处本妮套用这种说法，说星期一的孩子五官漂亮，原文中的 fair 既可以理解为“漂亮的”，也可表示“金色的”，本妮的本意是强调自己没有金发，但她父母只理解为她自我感觉五官漂亮。

“是在都柏林买的吗？”

“应该是。”

伊芙突然开言了：“说不定就在镇上买的，派恩小姐的店里东西很多的。”

“我想不会。”本妮把头一甩。

伊芙耸了耸肩：“等着瞧吧。”

同学们都散开了。

本妮对伊芙翻脸了：“你干吗要说是派恩小姐店里买的？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了等着瞧。”

“有人送过你衣服吗？”

“送过，弗朗西斯嬷嬷在派恩小姐的店里给我买过一件。不过我觉得它不是新的。依我看，是衣服有问题，别人退的货。”

伊芙毫无歉意。她目光凌厉，还不容对方开口指责，她就早准备好了**一番辩解**。

“你又不是真的知道。”

“我是不知道，可我想应该是这样。弗朗西斯嬷嬷没有钱给我买新衣服的。”

本妮敬佩地看着她，口气软了下来。

“呃，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买那条好看的天鹅绒裙子。不过，也许不会买。”

“可怎么说他们都给你买了新礼物呀。”

“没错，不过我穿上那条裙子真的很漂亮，”本妮说，“任谁穿上都会好看的。”

“别期望值太高。”伊芙提醒着她。

“也许你说得对。”

“你能邀请我参加晚会真是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呢。”伊芙说。

“哦，我喜欢的。”本妮尴尬地答复说。

“太好了。只要不是有人逼你这样做的就好。”

“不是！绝对不是！”本妮的反应过于激烈了。

伊芙用揣测的眼神看着她。“好，”她说，“下午见。”

她们周六上午有课。中午十二点半，铃声一响，大家都涌出校门，只有伊芙除外，她去了修道院的厨房。

“得让你在去之前，先把肚子填饱。”玛格丽特修女说。

“不能让别人看到圣玛丽修道院出去的小姑娘做客时狼吞虎咽。”杰罗姆修女说。她们并不想在伊芙面前过多地强调这些，但今天非同小可，这个由她们一手带大的孩子受到邀请去参加晚会。整个修道院都为她感到高兴。

本妮从镇上走过时，肯尼迪先生把她叫到药房里。

“有只小鸟告诉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他说。

“我十岁了，”本妮说。

“我知道。我还记得你出生那会儿的样子。是在急救病房里生的。你妈妈和你父亲简直是欣喜若狂。他们一点儿也不介意你是个女儿。”

“你觉得他们想要儿子吗？”

“做生意的家里都想要儿子的。不过我也吃不准，我自己就有三个儿子，可我觉得他们将来谁都不会接我的班。”他重重地叹口气。

“呃，我想我最好是个……”

“不，不。我叫你进来是要送你一件礼物。这是一包麦芽糖，都送给你。”

“噢，肯尼迪先生……”本妮不知所措。

“别客气。你是个好姑娘。我经常对自己说，瞧，那个胖胖的小本妮·霍根过来了。”

眼里有了麦芽糖，阳光都因此稍显黯淡了。本妮兴奋地撕开包装盒，开始吃起来。

旁边开五金店的德西埃·彭斯先生哇啦哇啦一阵叫好。

“这就对了，本妮，要跟我一样，把吃的天天挂在嘴上。你最近怎么样啊？”

“我今天过十岁生日，彭斯先生。”

“噢，太好了，要是你再大上六岁，我就带你去谢伊酒吧，把你抱在腿上，给你买杜松子酒喝。”

“谢谢你，彭斯先生。”她害怕地看着他。

“你爸爸在那边忙什么？你可别跟我说，他在忙着雇人手。全国有一半人都在往移民船上挤，艾迪·霍根却打算扩大业务。”

德西埃·彭斯长着一对猪眼似的小眼睛。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对面街上的霍根男士服装店。本妮的父亲正在和一个男人握手——或者说是一个男孩，看不太真切。本妮感觉他约莫十七岁，瘦瘦的，面色苍白。他提着手提箱，正抬头看门上的招牌。

“我什么都不知道，彭斯先生。”她说。

“好姑娘，别管这些生意上的事儿。你听我说，它让人头疼得很。我要是女人，也决不会对它有半点兴趣。我要做个漂亮的傻瓜，把男人迷倒，天天生活在蜜糖里。”

本妮沿着街一路下去，走过一家空关着的商铺。听人们说，有个正宗的意大利佬要在这里开张了；她从补鞋店前走过，帕西·穆尔和他姐姐比在里面朝她招手。帕西患有扭腿症^①，他不去参加弥撒的，不过，据说神父们每个月都来看他一次，听他忏悔，为他领圣餐。本妮听说为了给他申请特许状，他们还派人到都柏林，甚至可能去过罗马。他自己倒不在乎有没有罪孽，上不上教堂什么的。接着，她就到了自己的家：里斯伯格。那条才养不久的狗是柯利牧羊犬和普通牧羊犬杂交的，它正躺在台阶上打盹，享受着九月的阳光。

透过窗子，本妮看见为晚会准备的桌子已经摆好。帕奇特意擦洗了黄铜餐具，妈妈把门前的花园收拾得清清爽爽。本妮咽下了麦芽糖。她可不想被妈妈看见，当着大家的面责备她吃甜食；然后她从后门溜了进去。

“狗一声没吭，我都不知道你回来呢。”妈妈不悦地说。

“它不应该朝我叫的，我是自家人。”本妮替他辩护道。

“今天，谢普见着谁都叫，除了黑鹇飞过来，它想逗它们玩。跟我说说，今天在学校开心吗，她们有没有关注你呀？”

“有的，妈妈。”

“太好了。等下午见到你的时候，她们都会认不出你的。”

本妮的心飞了起来。“我要不要在晚会前打扮一下，穿件新衣服什

^① 扭腿症(twisted leg)：是一种腿软弱症，人较少患有，容易发生在童子鸡身上，其发生外表症状类似腱炎，如滑腱和踝关节增大，但是长骨与正常者同，并不缩短。

么的？”

“我想是的。我们应该在她们来之前，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

“现在就穿吗？”

“干嘛不呢？”妈妈似乎也急于看到那套新衣服，“我到楼上把衣服给你摆出来，你上来洗洗，然后再穿。”

本妮耐心地在宽敞的盥洗室里让妈妈洗着后颈。幸福的时刻马上就到了。

然后，她被带到自己的卧室。

“闭上眼睛。”妈妈说。

等本妮再睁开眼睛时，她看到床上放着一条藏青色的厚裙子，一件青红相间的提花套衫；一双结实的藏青色鞋子搁在盒子里，旁边还整齐地叠放着一双白色的厚袜子；透过包装棉纸，看得见里面还有个红色的小肩包。

“这是一整套，”妈妈大声说，“从头到脚，都是佩吉·派恩……”

她后退一步，想看看本妮的反应。

本妮无言以对。没有天鹅绒裙子，没有摸上去皱皱的、软软的天鹅绒，还带漂亮的蕾丝花边，只有这些像马毛一样难看又粗糙的东西，不是淡淡的粉红，却是俗气又耐脏的颜色。还有鞋子！那尖头的轻软舞鞋在哪里？

本妮咬着嘴唇，努力想忍住泪水。

“呃，你觉得怎么样？”妈妈骄傲地微笑着，“你父亲说，你也应该有这样的包和鞋子，这才算是真正的一套。他说年龄变成两位数了，应该与以前不一样。”

“很漂亮。”本妮轻声说。

“套衫也很完美吧。我老早就让佩吉进这种衣服了。我说我不喜欢劣质的布料……要那种比较挺、结实耐磨的。”

“太好看了。”本妮应着。

“摸摸看。”她母亲督促道。

她不想摸。脑子这会儿还依然想着天鹅绒，她没有这个心情。

“妈妈，我自己会穿的，穿好了来给你看。”她说。

她几乎挺不住了。

幸好，安娜贝尔·霍根还得去张罗监督一大堆琐事。她正下楼时，电话铃响了。“是你父亲打来的。”她开心地说着，落在楼梯上的步子加快了。

本妮埋在枕头上抽泣着，楼下的声音依稀传来了几句。

“艾迪，她可喜欢呢，我觉得对她来说可能太多了点，她似乎都没法全部接受，那么多东西，包、鞋子，袜子，再好看不过了。她还太小，不习惯一次就得到这么多东西。不，还没有，她正在穿。肯定会很漂亮……”

本妮慢慢地下了床，走到衣橱镜子边，担心地看看自己的脸是不是哭红了，有没有泪痕。她看见镜子中的自己穿着背心和短衬裤，矮矮胖胖的，脖子被擦洗得发红，眼睛也哭得红通通。像她这副模样，压根不会有人觉得她配穿粉红色的天鹅绒裙子和小巧的尖头舞鞋。她不由得想起了伊芙·马隆，想起她那张小巧、认真的脸，警告她别过多地指望衣服是在都柏林买的。

也许伊芙一直都知道真相，说不定她正好在商店里看到妈妈买所有这一切……一堆糟糕的衣物。太可恶了，伊芙竟然比她还先知道。可是，伊芙还从来没有过崭新的礼物呢；她知道自己过生日时，不论得到什么样的衣服，都会是次品。“可怎么说他们也给你买了新礼物呀。”本妮记起了伊芙说这句话时的神情。她决不能让他们知道她有多么失望。决不。

接下来，沉重的失望感一直压在本妮的心头。整个晚会她都迷迷糊糊。可一切毕竟是为她准备的。晚会开始以后，她提醒自己言谈得体，要像木偶一样快活得蹦蹦跳跳。来参加晚会的梅尔·卡罗尔穿着一套合身的晚礼服，里面还有一件沙沙作响的衬裙，这一套是从美国邮购的。

晚会上安排了一些游戏，人人都有奖品。本妮的妈妈在伯蒂·马克的商店里买了一些圆锥形的华夫卷筒糖，每个都用不同颜色的纸包着。晚会的气氛很热闹，可蛋糕得等霍根先生从服装店回来后才能切。

奉告祈祷^①钟敲响了。每天两次，中午和晚上六点钟，雄浑的钟声会响彻洛克格伦，既提醒人们别忘了祈祷，也是一个最佳的对时表。可本妮的父亲还不见影儿。

“他千万不要在今天跟一些顾客闲聊，把时间耽误了。”本妮听到妈妈这样对帕奇说。

“不会的，太太。他肯定已经在路上了。谢普刚爬起来了，好好伸了个

^① 天主教纪念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奉告祈祷。